

红 菜 名 系 列

和 菜 柔情



于晴 著

如 水 柔 情

于 晴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她该

鸳 鸯

风雨无阻系列
如 水 柔 情
于 晴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部发行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
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刊号: ISBN7 - 5312 - 0692 - 7
定价: 9.80 元

第一章

唐碧妃有预感，一走进门内，她的学长上司或许会告诉她不好的消息。她坐了下来，两手不自在的搓着，该来的逃也逃不掉的。

“碧妃，院里人事委员会会议作了决定”学长徐世佳主任对她说道，“很抱歉，医院必须等这件医疗失的案子结束，才能够恢复人铁职务，也就是说，要让你先停职。”

碧妃事前心里有数，她是不会感到讶异和难过，但是事实上，这个无情的打击仍会让人招架不住。一时之间，让她无所适从，直盯着窗外的绿地，看着百年的松树挺立着，碧绿的草坪，随风飘来淡淡的幽香。此刻，她的思绪一片茫然，想着所热爱的工作，即将面临破灭的命运，她的未来，又将如何安排？此时此刻，她该何去何从？

杏 林 鸳 鸯

整件事情发生在三星期前，一位某大企业家的妻子，年近三十五、六岁的高龄产妇，第一次怀孕，而她给碧妃的第一印象是那种自以为是，样样都懂的孕妇，对于医师给予的建议全不放在心上。虽然如此碧妃对这位企业家妻子——何太太，也如同一般产检孕妇般的细心关怀询问与检查，也曾交代何太太在怀孕四个月前要特别小心，因为这段时期是最容易流产的。

何太太在怀孕四个月后，第二度来医院，碧妃也一如平常般的替她做产前检查，并没有发现任何异状，而且特别嘱咐她定期做好产前检查。

然而当碧妃再见到她时，却是数日之后的急诊室里

何太太的子宫颈扩张，肚里的小孩不慎流掉了，望着何太太心痛难过的模样，碧妃的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，神情很是沮丧。她将病历表很仔细的看了一次，想着或许会发现有什么遗漏疏忽，然而她什么也没发现。只好对何太太解释，这可能是何太太本人工作太过劳累所致，当时何太太也接受了这份说明。

当碧妃解释后，看着何太太踏出医院时，心想，这一切的伤感不愉快都会过去，可是怎么也没想到，她

杏林鸳鸯

竟然被指控为医疗失当。这突如其来的控拆，令她不知所措，心里充满难守与挫折。

“这不是我的决定，希望你能了解。”徐世佳委婉的解释道。

碧妃没想到事情会变得如此复杂棘手，她现在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“或许，你可以先到别的医院试试看，我是说先暂时离开台北”徐世佳好心的建议她。

碧妃心里十分清楚，自从发生那件事情后，她的病人一个个转诊，好似对她的医术有了怀疑，她无奈的想着，难道何太太的流产是她一人的错？

“这件案子上法院要多久才能解决？”徐世佳又问，他的语调平稳，将沉思中的碧妃唤回现实中。

“六个月或许一年吧！”

“需要这么久？”徐世佳一副苦恼的样子。

“是啊！法院的案子一大堆，我也只好无可奈何的等了。”碧妃叹了一口气，她也希望案子早日解决。

“那么，这段期间你有何打算？”

听徐世佳这么一问，碧妃仿佛松了一口气的，将多日来的烦闷苦楚，一古脑儿的丢给徐世佳，“我需要有

人给我建议。”

徐世佳翻了翻桌上的资料，并且找到了那份求才信件。

“花莲乡下卫生所，有个内科医生的名额，昨天我才得知消息，我想应该还没有找到人才是。”他将信函递给碧妃，又道：“住宿和交通由卫生所安排，薪资虽差强人意，但不失是个调整心情的好地方”徐世佳露出鼓励的笑容，看着这位曾在学校叱咤风云，小他五、六届的美女级小学妹道：“我们医院曾有一位张克强大夫，不晓得你认不认得？他当时是和你同时进入我们K大综合医院。因地缘关系，他返乡回去为乡民服务，而今卫生所需要人手帮忙，他写了封征才信函，也因求才心切盼有人毛遂自荐。”

碧妃对张富强这个人没有特别的印象，因为轮班的关系，彼此也并不是很熟悉。不过，她依稀记得张富强好似长得高高壮壮的，是花莲人。当时离开台北，听说好象是为了家庭和婚姻的缘故才返乡行医；再者，她还记得张富强这个人在医院的人缘相当好，除此之外，则一无所知了。

“到花莲？嗯……”碧妃一副思考的模样，停了停

杏●林 鸳 鸯

又道：“我在都市里待久了，台湾还有哪些好地方，我一点也不清楚。”碧妃这番话一点也不假，事实上，她不悻想象住在乡下的生活是什么情景？

但是，继续待在台北，在法院诉讼的阴霾下过活，的确是一件痛苦的事。这几个月来，她心力已疲，郁闷紧紧纠缠着她，使得也恨不得早点脱离这个圈子。

如果她去了花莲，没有人会知道流产的事，没有人会在她的背后指指点点，更毋需面对流言的攻击。在花莲那个陌生的地方，她可以重拾过去的信心，再次肯定自己的医术，七年的医事教育和三年的训练，也不至于因为此事而中断。与其在台北咳声叹气，何不到花莲开创另一片天空呢？

“如果你愿意去花莲，那么我有义务提醒你，克强来信说，这可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。有时候，你必须到山里病患家中替他们诊治病情，因为当地偏属山区，交通不便，所以有必要去为他们看诊。此外，卫生所设备不足，可不像我们大医院，这一点你需要适应。”徐世佳心疼的望着这个小学妹。认为碧妃是流年不利，碰上莫名的冤情。他接着道：“对你而言，这或许是辛苦

不过，你会得到未曾有过的经验、磨练及乐趣，想

想这也未尝不是件好事。”他停了一下，语气中肯的对碧妃说：“碧妃，你不妨试试看。”

徐世佳的建议或许是正确的，多年来生活圈一直局限在都市，尝试改变也许会带给她一个崭新的人生。

想起小时候，想起死去的弟弟……那真是一场梦魇。

那一年，她和弟弟在村子外的树丛玩耍，而顽皮的弟弟拿着一根捡来的长棍，向着蜂窝直打，刹那间，想阻止已来不及，整群的虎头蜂围着弟弟猛螫，当送医急救时，全身早已红肿刺痛不治去世。直到现在，碧妃在夜深人静时，回想起过往，心中翻滚的竟是无助与悲伤！

也因这件事情促使她决心进入医学院就读，希望弥补心中的愧疚，甚至那莫名的无助也因助人而消失。但是不然，现在的她，仿佛又到过往的心境，是如此的徬徨无依。

张克强与我是同一个工作环境吗？”她犹豫的问道，声调中似乎正考虑前往的可能性。

“ he 现在是卫生科的主任，负责在村的医务工作，也因人手不足，所以他们正缺一名医术。”徐世佳点头

杏林鸳鸯

的回答着。

“那么，我是直接对张克强负责了？”如果是的话，他会是个什么样的上司呢？他会不会要求下属完全照他的指示做一呢？应该不会吧！他应该会给下属独立的空间才是，不过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是自主空间呢？

碧妃烦恼着，害怕自己已习惯了大医院的设备及自主环境，一旦到乡下将如何面对一切的转变？

“克强是你的上司，他会告诉你该注意的事，相信凭你的学识是不成问题的，况且，他们正急着要人呢！”

碧妃心里盘算，究竟有多少医生会愿意深入穷乡僻壤工作？唉！此时的问题是，自己真的想要这份工作吗？真的值得去冒险，吃这个苦吗？

，有时真

张克强坐在老旧的办公桌前，赫然发现了收拾行囊离开这个妃的求职信。

他依稀记得碧妃是一位漂亮时髦、个感觉真是有别于台女子，拥有一群爱慕者追求。她杏林鸳鸯

市、现代化生活的一分子，而且适合在具有规模设齐全的 K 大医院工作者。她怎么可能会屈就自己来到花莲，乡下的卫生所呢？

事实上，克强也从徐世佳那听到碧妃的医疗失当事件，他说不出心中的感受。印象里的碧妃，虽是漂亮时髦，但在工作表现上，却是一位聪明、能干，且是可圈可点相当傑出的女性医师。

克强对于碧妃的求职动机思考许久，工许现在的她是为了诉讼案件所苦，暂时想躲在花莲乡下隐藏起来。这么一来，克强不免怀疑她的工作热忱和敬业态度。

但是话说回来，现在卫生所急需人和帮忙，本来克强是想在当地找医生，这样对卫生所及当地人士风情颇解，很快的就可以进入状况。可惜，他并没有找到补心的人才。是不然，

且，三个月来收到的求才函，也只有碧妃这么一惶无依。

者，依克强的经验告诉他，大概也不会有别的张九

道，声调中似乎

碧妃的模样，她是个令人想再看一眼的

“他现在是卫

他就没有更深入的了解。不过想起，

也因人手不足，所以

医院时，在光鲜的外表似乎透露

杏林鸳鸯

着，一个喜欢繁华大城市，一个却是热爱乡居生活，怎么样也无法让人相信这两人会碰在一块儿。

克强叹了一口气，疲倦的伸个懒腰，沉重的眼皮似乎要不听使唤的阖上，十八个小时的工作时间，的确是相当累人的，总之，他真的需要一个人来帮忙他。

也许，唐碧妃会喜欢这里的一切，克强心中想着，甚至盘算自己和家人，一起来帮助她适应这个新环境，这是值得试试看。

如果拓妃睦的不愿意待在这里，他也只好不强人所难。不过目前，至少她可以帮忙一阵子再说，而自己也有了临时的助手。克强暗自作了这个决定。



这些天，碧妃反反覆覆考虑着，她该不该接受这份工作？尤其她对乡下的人士风情了解的并不多，有时真想打退堂鼓，但又不能受困于此。

左思右想下，她不容自己有太多的时间去思考去留，于是接到聘请函后，毅然决然的收拾行囊离开这个压力、苦闷的地方。

下了飞机来到花莲机场，第一个感觉真是有别于台

北，空气的干净，来往的人群不似台北的拥挤，心情愉快轻松竟不自觉的表露。

当克强见到碧妃时，竟与记忆中的她，有着不同的感觉。以前在 K 大医院时，大家各忙各的，总是匆匆一瞥，点点头算是打招呼，那时对她这朵“K 大之花”只有耳闻，却始终没有机会面对面的聊聊。

而此刻，站在他面前的，是医院里那群年轻医师急于追求的对象。那张漂亮无与伦比的容颜，小巧秀挺的鼻梁下，有着娇艳欲滴的红唇，雪白的肌肤在阳光闪动下，有着弹即破的娇嫩。

他无法制止自己心灵的撼动，那一刻，他放任自己的眼睛在她的身上停留许久，但是他又不想让人以为他是个轻薄毫无礼貌伙。

当他们彼此四目相视时，克强小心的不让自己露出不该有的表怀于是友善的微笑问道：“这一路是否还好？”虽是一句问候语，却显出他的彬彬有礼。

“谢谢你，还好！”她见到了张克强，和三年前的他并无太大的改变；高高壮壮的，浓密的黑发下，有着一对漂亮的眼眸，身上穿着干净的白衬衫，搭配一条泛白的牛仔裤。此时的他与记忆中的他，多了一份优容和

杏 林 鸳 鸯

自信。

克强帮她提着两个行李，慢慢的走向停车场，碧妃也放松心情的跟在后面。

“准备好了吗？现在你是想先吃点东西或是想回住处休息？”克强依然是那副和蔼可亲的样子。

人都来了，碧妃当然想先看看自己的工作 and 环境。

“我刚在飞机上有吃过东西，我想我们可以先去看看工作环境和住的地方。”她望着克强说道。

由于五月底，碧妃感觉有点闷热，于是脱下身上的蓝外套，往腰际一绑，刚好配合身上的装扮，白色的T恤，和一条刷白的紧身牛仔裤，不禁显出她那纤细的身材，且充满活泼朝气的吸引力。

“这里的天气，或许刚来你还不太适应。”克强看着她一身的打扮。

碧妃心想着只要上了车，吹着冷气，或许会舒服些。

克强走着，来到一部灰色的厢型车前停了下来。

碧妃看着这辆车，皱着眉头，想必此车已有十年高龄了，车子外表还生锈，且蒙着一层灰尘。唉！不用问肯定这部车是不会有冷气的。

“这是隆重所提供给你的车吗？”碧妃问道。

“是啊！你也会有一部的。”克强笑着回道。

完了，碧妃的心往下沉，沮丧的心情只好黯然承受。她坐上车后不自在的紧张着，生怕这部老爷车会出什么纰漏。

克强见状，哈哈大笑，对着她说：“不要紧张，你会……”

“我会安然无恙的！”不等克强说完，碧妃看着他打趣的道。

望着她那慧黠的双眼，克强的心，不禁轻轻的被撩起许久不曾有过的遐想，突然有着期待与她共事的觉悟。



车子行进时，碧妃望着窗外的景致，这个地方有它的特色。放眼望去，道路两旁青翠的树木，远处连县的高山，白云千变万化的穿梭于山峦间。

车子正缓缓的离开花莲机场，进入乡间，沿途有着原住民的杂货店，偶尔看到学校和朴实的车站，路旁的孩子是那般的黝黑天真，碧妃想着，这就是所谓的乡下

吧！

“主任，我想，这应该是我们的工作范围吧！”碧妃揣测着。

“是的。”克强望着她的神情，若有所思。

碧妃明白，克强一定是在观察她的反应，于是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不想让他如此轻易的摸清她的心思。

大概经过了四十多分钟的路程，克强将车子开进一条两旁有着浓密树荫的小道上。

碧妃幻想着，等一下有栋舒适可爱的小屋正在迎接她，结果不然！房子虽小却有些破旧。屋子外的装饰，大部分已经剥落，着实是有些老旧不堪。看着屋外的窗户，还夹杂着些许蜘蛛网及满室的灰尘，她的心凉了一大半。

克强将车子停好后，两人很安静的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碧妃真不晓得自己该是大哭呢？还是要大笑几声”天哪！这真是她要住的地方吗？这该不是开玩笑吧？！

两人相继下车。

也许是天气和车子的关系，碧妃突然觉得头有些晕。

克强来到屋子大门，从口袋掏出钥匙把门打开。

杏 林 鸳 鸯

里面的一切比碧妃想象中还要糟，屋内到处是纸屑垃圾，桌子及椅子全不成样，灰尘、蜘蛛网更不在话下，真不知这里到底有多久没住人了？

克强耸耸肩，很抱歉的道：“照理说，在你来之前，这地方应该要整理干净的。”

事实上，碧妃还不确定这地方是否只需整理干净就行了？她来不及表示，屋外就传来机车声音，是谁来了？

她看见一个面貌和蔼可亲、微胖的妇人走过来，那妇人对着他俩挥手，手中提了一些清洁用品，诸如拖把、扫帚等，一身工作服的打扮。

“你一定是新来的医生。”她神情愉快的说着，朝着屋子大门走进，并回头道：“你姓康，叫碧妃，对不对？我是克强的妈妈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

“你好，伯母。不好意思让您大老远的来这里。”碧妃礼貌的打招呼。

她觉得克强的妈妈有种说不出的亲切感，现在除了克强之外，又认识了第三个朋友，顿时她的心情感觉轻松不少。

看看周遭景致，这里是个不错的地方，只要将房子